

漫遊與記憶

——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

蔡振念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從班雅明眼中波特萊爾的漫遊者立論，認為朱天心一系列的城市書寫，雖然借用了漫遊者的形象，但和十九世紀巴黎的漫遊者不同，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是商品戀物癖者，朱天心的漫遊者卻是文化遺產的戀物癖者，她從城市這些文化古董之中追索城市的身世與歷史，再重建自己的個人身世與歷史。經由城市的漫遊與記憶的書寫，朱天心有意無意間建構出一種城市論述。朱天心的城市論述不是出之以系統的理論，而是以漫遊者的形象滔滔不絕向我們訴說她如何從異鄉而故鄉，從空間而時間，從出走而回歸。藉由異國城市和台北之間的參差對照，今昔對比，朱天心建立起她自己的城市觀，她的城市不是醜陋、商品化、功利性的現代城市，而是寄託想像、記憶、文化遺產的古都，一座心靈的故鄉和烏托邦城市。

關鍵詞：朱天心、漫遊、漫遊者、記憶

Flânerie and Memory:

Chu T'ien-Hsin's City Writings

Ts'ai Jen-Ni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Walter Benjamin's concept of flâneur to examine the urban flânerie in a series of Chu Tien-hsin's short stories about cities. The concept of flâneur in this study, although derived from Benjamin's concept of urban flânerie, deviates from that of Benjamin. The flâneur in Benjamin's writings is conceptualized as one indulging himself in commodity fetish, but the one in Chu's short stories is one indulging herself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ric-a-brac fetish. In addition, in search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Chu attempts to construct her discourse on cities. It was only when Chu left her residential city, Taipei and travelled th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was she able to build up her personal memory of the home city. Her memory of the home city is not only temporal but also spatial, not only of her childhood and youth, but also of her flânerie of various places in the city.

Keywords: Chu Tien-Hsin, Flâneur, Flânerie, Memory

漫遊與記憶

——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

一、敘論

城市書寫是二十世紀以來文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許多學者從文學作品切入，析論作家筆下的社會現象，並對這些現象提出學理上的闡釋，例如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即從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等人的作品中追溯了英國社會從田園般可認知的社區到光暗交織城市之變遷，寫成了《鄉村與城市》一書，是為城鄉研究的經典之作，也為城市書寫研究立下了很好的範例，¹自是之後，西方學界不乏從文學作品中解讀城市現象之著。²而在漢學界，中國現代文學學者近年來也有相同的嘗試。³台灣學界則在九〇年代召開「當代台灣都市文學研討會」，共計發表14篇論文，⁴可說是研究城市書寫的先聲。⁵

所謂「城市書寫」就是把城市「經驗用語言文字加以呈現，也就是用文字

1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當然，威廉斯在書中毫不遮掩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及他以階級間的壓榨來闡釋社會變遷中的鬥爭未必獲得我們首肯，但威廉斯自文學作品取材，以之參照城鄉變化的洞見仍值得重視。

2 如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Reading the Urb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2)，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1) 等是。

3 如Yingjin Zhang,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這本書討論了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描寫，時間從五四時代到五十年代，探討題材雖然廣泛，但並不夠深入，全書從時間、空間與女性主義三個主題分析；又如Leo Ou-fan Lee（李歐梵）*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中譯本為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書分三部份，第一部份論都市文化背景，第二部份討論新感覺派劉呐鷗等和邵洵美、張愛玲的小說，第三部份寫上海的世界主義及與香港之對照；另李歐梵的近著*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8) 則專寫香港的城市文化。

4 鄭明娳編，《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11）。

5 除此次會議論文外，台灣學界對城市文學的研究並不多見，少數論文如方婉禎，〈文字的城市——從王幼華、黃凡窺探八〇年代都會情境〉，《問學集》10期（2000.10），頁19-33；杜國清，〈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Taiwan Literature》6（1999.12）：a7-a11，以都市小說為主題者更僅有方婉禎上述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集《問學集》中的一篇。

來再現現實。」⁶ 因此，城市書寫包括了各個領域如城市文化、社會、文學、大眾傳播等各個面相，而城市文學無疑是其中且為最重要的一環。本文在標題上採用城市書寫而不取城市文學，最主要是因為朱天心的書寫文本中有許多成分已跨越了純文學的領域，涵蓋了文化、歷史、社會等不同面相，「城市書寫」一詞更能如實呈現朱天心作品的真實面貌。

朱天心（1958-）自第一本小說集《方舟上的日子》在20歲出版之後，三十餘年來，創作不斷，小說數量不算太多，但題材多元，或寫政治，如〈新黨十九日〉、〈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或寫女同性戀議題，如〈春風蝴蝶之事〉，或寫女性為母的困境，如〈袋鼠族物語〉，或寫眷村子弟的認同，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⁷ 論者咸認為八〇年代以後，朱天心的小說創作有了明顯的轉變，詹凱苓（楊照）指她棄絕浪漫，轉向辛辣，⁸ 何春蕤指她在政治認同上的進退失據，⁹ 但我以為朱天心最重要的改變在小說技藝上，她有意無意棄絕傳統小說人物、情節、對話等要素，以自言自語的敘說方式讓文本游走於散文與小說之間，形成文類的交媾與晦澀，不僅此也，她更時時以（偽）百科全書的知識（所以為偽百科全書式，是緣於敘述者或作者不時記憶的差錯、史料的訛誤），作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式的知識考古，使真實與想像的界線模糊，現實與夢想參差對照，過去與現在互相跨界，對時間過往的追憶轉化為對空間移置（displacement）的追尋，以文本互涉

6 這是周英雄對「書寫」的定義。周英雄，〈書寫台灣的兩難策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頁15。

7 朱天心小說中族群認同的探討，可參見拙作〈論朱天心族群／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25期（2009.07），頁179-204。

8 詹凱苓，〈浪漫滅覺的轉折〉，《自立早報·副刊》，1991.01.06-07。

9 何春蕤，〈方舟之外——論朱天心的近期寫作〉，楊澤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335-344。

（intertextuality）的手法使小說敘述的隱喻（metaphor）不斷漫衍擴散，¹⁰ 這是她自〈古都〉這篇小說以來明顯的特色，而貫串其中的，則是敘述者作為一都市漫遊者，出入台北的歷史／地理之間，¹¹ 並將台北的今昔景觀與漫遊的京都互相對照，建構個人與社會集體的記憶，到了2000年出版的《漫遊者》，朱天心索性從台北出走，浪遊世界各地古今城市，但她的出走其實是為了回家，所以浪遊過程中她不斷反觀回視自己生長的城市，從他鄉地理的冒險與歷史的考古中，轉而追溯自己的感官記憶，因此，朱天心在其它城市的漫遊，其實是為了了解自己的城市，她對城市歷史的考掘其實也是對自己記憶的考掘，只有經由「他者」（the others），¹² 朱天心才真正了解自己，她的漫遊，因此也是他回歸自我之旅。

朱天心挪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但她的漫遊（flânerie）又不是班雅明所論說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巴黎城中遊手好閒之浪蕩，而是以旅人的身姿在城市中追尋自我與歷史的記憶，在（偽）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考掘中建構夢中的理想城市和靈魂的居所。她漫遊過的城市和她以旅人之姿重遊的台北古都，總是和

10 所謂文本互涉（或譯互文性、文本交織、文本間性）是指構成文章的每個語言符號都與文本之外的其他符號相關，或者一特定文本為其他文本的記憶、回響所滲透，首先由法國學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 1941-）所提出，據克氏所言，文本互涉使任何一部作品文本都與時空中存在的其他作品發生各種關聯。由此出發，後結構主義者因此認為不存在具有獨創性的新文本，新文本總是透過或隱或顯的方式模仿別的本。因此，後結構主義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打通了文本間的隔離與界線，強調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解讀脫離不了我們對其他作品的解讀和了解。參見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Leon Roudiez, ed. (Oxford: Blackwell, 1971), p.36; Roland Barthes "Theory of the Text", in young Robert,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81), p.39.

11 朱天心化身為漫遊者，遊走台北街頭的景觀，從她早期作品中已可考見，這點已經王德威指出，參見王德威為《古都》所寫的序〈老靈魂的前世今生〉，收在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05），頁9-32，引文見頁27；〈古都〉發表於1996年。

12 我在這裡所謂的他者，不是存在主義沙特（Jean Paul Sartre, 1908-1980）或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和自我對立的他者（les autres），而是心理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 1901- 1981）做為自我的折射（reflection）之他者，拉岡將「他者」區分為大寫的Autre和小寫的autre（英文other），小寫的他者並非真正的他者，而是自我的折射與投影（projection），是主體在他人身上所知覺到的相似體，或主體在鏡子中看到的自己身體之鏡像，這一他者因此是想像的。只有大寫的他者才是根本的他者（radical alterity），根本的他者無法經由主體認同而和主體相似；拉岡進一步指出，嬰兒在鏡像時期（mirror phase）並不能區分自我與他者，而人只有經由自我與他者的分辨，才真正認識自己。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現實中的台北形成一種地理與歷史、他鄉與故鄉、真實與想像的二元對立。¹³ 朱天心在漫遊的同時也完成了她城市的論述，或說城市的書寫。¹⁴

朱天心小說中的都市漫遊者當然是波特萊爾筆下十九世紀巴黎都會中拱廊（arcade）商場漫遊者的後裔，但朱的漫遊者已然基因突變，不再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拜物教信徒，而是歷史遺跡與古董的戀物癖（bric-a-brac fetishism）者，朱天心的漫遊者和波特萊爾的漫遊者因此同而又不同。¹⁵ 我們可以說，朱天心和波特萊爾都是由都市而勾引起他們寫作的慾望，波特萊爾在《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一書的序言中說：「都是從造訪許多大都市中，從這些都市無數的交叉路口中，勾引起我寫作散文詩的想法。」¹⁶ 班雅明確切的指出，在波特萊爾筆下，巴黎首度成為抒情詩的主題，成為疏離者同時也是漫遊者的凝視目標，漫遊者隱藏在大城市荒涼的光影之後，在群眾中尋求庇護。大城市透過群眾這一面紗向漫遊者展示其幻象（phantasmagoria），時為風景，時為室內建築，而兩者恰恰構成銷售商品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成了漫遊者最後的散步（promenade）場所。¹⁷ 在另一篇文章中，班雅明又提到：「百貨公司是漫遊者最後漫遊的場所，他閒逛著商品迷宮如同他閒逛著城市迷宮，他屈服於一種迷醉（intoxication），一種消費群眾的商品迷醉。」¹⁸ 但朱天心的漫遊者意不在商品，他漫溯向城市的身世、

13 以漫遊來探索都市，當然不是朱天心的獨創之舉，美國學者Rebecca Solnit曾經指出，「過去兩百年來，漫步（walking）一直是人們探索城市中不可知事物的主要方式」，見其*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New York: Viking, 2000），p.10.

14 羅蘭·巴特曾提到，城市是一種論述（discourse），而這種論述實在是種語言，城市居民以此與城市侃侃而談；他們論說城市，藉著定居其中，漫遊其中，環視其中。Roland Barthes,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eds.（New York: Columbia UP, 1986），pp.86-99.

15 今日都市中的漫遊者顯然和十九世紀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有所不同，就在本文完成之後，筆者參加了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在2010年10月16-17日舉行的「城市與海洋，都會、移民、記憶與想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英國Essex大學榮譽教授Jonathan White發表主題演講，題目為「How Must the flâneur Change in order to Read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es?」（漫遊者何以需要改變以閱讀二十一世紀的城市？），他也注意到在今日都市快步調已然使班雅明筆下的漫遊者難以存在，但他仍然認為班雅明以下的許多作家留下了整個漫遊都市的傳統可為我們所繼承。見其演講稿頁1。

16 Charles Baudelaire, *Oeuvres complètes I*（Paris: Gallimard, 1975），p.276.

17 Walter Benjamin,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ge: Harvard UP, 2003），vol.3, pp.32-33.

18 Walter Benjamin, "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Selected Writings*, vol.4, p.21.

城市歷史的遺跡，試圖建構自己的桃花源，這種夢想中城市的追尋與建構，源於朱天心對居住城市的不滿，所以她要時時出走，漫遊向空間／地理上與時間／歷史上的遠方／遠古城市，藉由記憶與夢想城市來彌補現實的缺憾。以下我們來看朱天心的城市漫遊。

二、漫遊者的時空旅程

（一）《漫遊者》的探討

在《漫遊者》一書中，有三篇作品適切的表現了朱天心筆下漫遊者的形象，分論於下。

在〈夢一途〉¹⁹一文中，朱天心漫遊者的靈魂離開搶蓋違建，互爭停車位的居住之城市（頁32），來到清涼的夢中新居，連棟透天厝光線大好，空地遍植綠樹花草，城中有主街、超市、機場、學校，更有敘述者最喜愛的河灣，河灣四周秘綠，楊柳覆蔭其上，枝條拂水（頁34-35），這夢中的城市比現實中去過的任何地方都要熟悉真實（頁38）。從夢中的街道出發，敘述者浮想連翩，想起曾經旅遊過世界各大都市的街道，大阪的御堂筋，巴黎左岸的聖傑芒大道，維也納植有百年栗樹的環城大道，伊士坦堡植滿毛栗的大路等，然後再一一走入城市的細節之中，我們遂看到，朱天心的漫遊者屢屢偏離主街，被左右橫巷吸引，走向異國的常民生活之中，「比在夢境中遊蕩得都兇」（頁40）。但也因為盪離主街，她錯失了主街許多歷史古蹟，這些錯失的街景，朱天心藉由文字一一重建，現實中的不在／缺席（*absence*），卻因文字書寫而存在／出現（*presence*），讀者必須以自己歷史／地理的知識，去補足朱天心書寫的間隙，完成朱天心的知識考古。²⁰於是，小說中未曾提及名字的小城，藉由我們地理／歷史知識的考掘，知道是義大利東北部的帕多瓦（Padova,

19 朱天心，《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0.11），頁29-75。以下出自該書之引文僅於文末註明頁碼，以免繁瑣。

20 我在此借用傅柯知識考古學的說法，參見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英文作Padua)，敘述者所謂城中義大利最古老的帕多瓦大學，現實中建於公元1222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曾在此求學或教書，但它並非義大利最古老大學，義大利最古老大學應是波隆納（Bologna）大學，建於公元1088年，朱天心的訛誤或者是出於記憶的錯舛，她知識的考掘因此只能是偽百科全書式的。偏離大街錯失的，還有大劇院般的咖啡館Caffè Pedrocchi，²¹著名的天主教教聖安東尼教堂（Basilica di Sant Antonio da Padova），²²這些建築在在勾起敘述者和讀者的歷史記憶。

漫遊者又引導我們走向她多次旅行的京都，在此，京阪三條地鐵車站、桂川的夜遊都深深印記在敘述者的記憶中，而比叡山和山上的延曆寺²³則讓讀者伴隨敘述者的回憶墜入歷史的憶想。接下來，朱天心思接千里之外，又想起羅馬之旅，回到了羅馬神話中的台伯河（Tevere, 英文Tiber），眺望建於公元前62年的法布里橋。再遠涉巴黎，來到塞納（Seine）河中的西堤島（Cite），親睜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²⁴又南行至亞維農（Avignon），在這裡敘述者看到了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32-1915）捕捉昆蟲的身影，²⁵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貧病交迫的苦況（頁40-44）。²⁶

21 這是世界最大的咖啡館之一，1772年由Francesco Pedrocchi開設，1826-31年間由義大利建築師Giuseppe Jappelli重新設計改建，其二樓的大廳是為建築師的音樂家朋友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 1792-1868）而建，可為舞廳和音樂廳；參考義大利文維基百科網http://it.wikipedia.org/wiki/Caff%C3%A8_Pedrocchi，瀏覽日期2010.02.18。

22 建於帕瓦多主教聖安東尼死後一年的1232年，完成於1310年，為天主教聖母教堂。（來源：義大利文維基百科網<http://www.basilicadisantantonio.com/ita/home.asp>，瀏覽日期2010.02.18）。

23 按延曆寺為天台宗最澄法師建於公元788年，為日本天台宗大本山，京都的守護寺院，日本許多佛教高僧皆多出自此寺，延曆寺今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中，位於賀滋縣大津市，參考維基百科網<http://zh.wikipedia.org/zh-tw/延曆寺>，瀏覽日期2010.02.18。

24 法蘭西學院是法蘭西學會（Institut de France）下屬五個學院之一，成立於1635年，共有40名院士，院士為終身職，負責規範法國語言、維持藝術文學之傳承。參考法文維基百科網http://fr.wikipedia.org/wiki/Institut_de_France，瀏覽日期2010.02.18。

25 法布爾19歲時進入亞維農師範學校，發現自己對昆蟲的興趣，畢業後任教中小學，研究昆蟲不輟，完成《法布爾昆蟲全集》（*Souvenirs Entomologiques*）。法布爾原著，黃盛璘譯，《法布爾——昆蟲詩人的一生》（台北：東方書店，1993）。

26 梵谷為荷蘭籍後印象派畫家，1888年2月自巴黎移居普羅旺斯省（Provence）亞維農南方的阿羅（Arles），受到南方陽光與風景的影響，繪畫之光影色彩也因而改變，參見伊爾文·史東（Irving Stone）著，余光中譯，《梵谷傳》（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原大地出版社，1990.03），第六章〈阿羅〉及書末余光中附論〈梵谷的生平〉。

隨著漫遊者腳步，我們繼續來到威尼斯（Venice），坐在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或至羅馬（Rome）的共和廣場，回憶電影《羅馬假期》的場景，又或者回到東方，回憶九〇年代的日劇《跟我說愛我》的拍攝地東京的井之頭公園和彩虹大橋。²⁷ 然後她又帶領我們領略世界各大都會的著名建築，首先是美國理查·麥爾（Richard Meier）的作品道格拉斯宅（Residence Douglas），²⁸ 接著是維也納的博物館咖啡廳，²⁹ 在漫遊者的引領下，我們落入時空的隧道，回到過往歷史的記憶與場景中，更彷彿來到了朱天心的烏托邦城市。

在〈五月的藍色月光〉中，敘述者由死亡的議題回想到年輕時一次快樂的旅行，就此重回自身的記憶，也重回大歷史的場景。敘述者沿著地中海東面的色雷斯（Thrace）平原，來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渡口，進入埃及古國。這一次，朱天心的漫遊者帶領我們漫遊的是古埃及的帝都，先搭火車到亞斯文（Aswan），再到底比斯古城，³⁰ 古城的繁榮當然已不再，但朱天心的漫遊者在廢墟中想像埃及王朝的盛世，帝國的強大以及帝都的富足，感嘆著自古以來的種種。在遙遠的古城，這一切讓她思及家鄉的親人（頁70），朱天心的漫遊因此不僅是遠遊，也是向家鄉的回歸，他方只是作為他者，使她有機會省視自己與家鄉。

在〈銀河鐵道〉中，敘述者有感於所居住城市的冷漠，政府勤於砍樹又把房子蓋得很醜，居民迷信而媚俗（頁102-103），於是浮想連連，在夢境中

27 彩虹大橋正式名為首都高速道路11號台場縣東京港連絡橋，為連接東京港區芝浦及台場之大橋，和井之頭公園都是日本電視劇《跟我說愛我》的場景，該劇由常盤貴子和豐川悅司主演。

28 按此宅位於密西根湖畔的Harbor Springs市，由麥爾（Richard Meier）設計，建於1973年，2007年被美國建築協會列為全美最受歡迎的150棟建築之一。（來源：英文維基百科網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Meier，瀏覽日期2010.02.18）。

29 按此館為捷克籍之奧地利建築師Adolf Loos（1870-1933）所設計，Loos拒斥奧地利的新藝術（Art Nouveau）花俏風格，開展了歐洲的現代建築。（來源：英文維基百科網http://nl.wikipedia.org/wiki/Adolf_Loos，瀏覽日期2010.02.18）。

30 底比斯為埃及中王國，也即第十一、十二王朝（2133-1786 B.C.）時的帝都，今名為盧克索（Luxor），附近有帝王谷，最著名古蹟為盧克索神廟（Temple of Luxor），建於公元前1479年，及卡那克神廟（Temple of Amun Karnak），建於公元前16世紀，經過30幾位法老王增建修葺，今餘許多石柱和方尖石碑、人像、廊柱等，參見William Bridgwater and Seymour Kurtz, eds.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67, 3rd ed.), pp.1259-1260.

遊走，夢想的旅程和現實的旅程交錯而來，虛實難辨。在幻想中，朱天心的漫遊者一會進入文學文本中，去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在《追憶逝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的甜食（會是主角童年臨睡前的甜點madeleine嗎？），去看布朗黛（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簡愛》（*Jane Eyre*）中的約克郡，一會跟隨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小鷹號航行澳洲，再一會要到莫斯科美術館看梵谷唯一賣出的畫（頁107-108）。又或者回想起童年和外公外婆到日本東京的旅行，來到代官山、新宿、原宿表參道、澀谷、赤坂、上野等市區，尋訪腦海中的一條河，因而涉獵了東京的荒川、江戶川、隅田川、秋川等河流。純真年代的遊走異國，和過去多次的離開台北漫遊島內交織成一方回憶的錦繡，多采多姿，在在映襯了今日台北的冷漠與庸俗。

〈銀河鐵道〉中，朱天心希望自己的漫遊能如同中世紀銀河道（Milky Way）的朝聖一般，有眾法護持，³¹ 銀河道的朝聖，不僅回到歷史的真實，也和科爾賀（Paulo Coelho, 1947-）的《朝聖》（*The Pilgrimage*）一書形成文本互涉，朱天心再次應用她慣常的引用、挪借、指涉，使自己的書寫和不同文本參差互見，也使她都市漫遊意義不斷擴散、蔓延，從現實而敷衍夢想，由空間之旅而遁入時間之旅，如同在〈銀河鐵道〉篇末她引Bruce Chatwin所說：「每個圖騰的始祖在漫遊全國時，沿途撒下語言和音符，織成夢的路徑，如果他依循歌之路，必會遇見和他做同一種夢的人。」（頁129）文本的互涉指向的不就是相同的夢境嗎？那時間另一頭原始圖騰中的夢想城市。

（二）中篇〈古都〉的探討

〈古都〉是朱天心都市漫遊的力作，在這一中篇裡，朱天心以散文的筆法鋪寫小說情節，在遊記中不斷歧出建築、繪畫、電影、音樂、文學等與遊歷地點相關的文本，文本的互涉讓讀者隨之進入城市的身世，也進入敘述者個人

31 按銀河道指介於法國Sant Jean-Pied-de-Port城和西班牙Santiago de Compostela大教堂之間的七百公里路，十四世時歐洲每年有一百萬以上的教徒沿此路朝聖，其後乃有聖夏各之友成立，保護銀河道上的標記，指引朝聖者。保羅·科爾賀著，張琰譯，《朝聖》（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9.04）。

的身世。〈古都〉以漫遊日本京都始而以重遊台北終，京都和台北互相疊合對照，但不管是他鄉或故鄉，朱天心都意在考索城市與自己的記憶，更有甚者，那也是心靈故鄉／理想城市的追尋，她以偽觀光客的身份手持日治時期台北地圖踏遍城市，回到過往，因為桃花源或者理想城市只存在於過去的記憶，今日是不可復得的。

小說一開始就寫道：「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頁151），這開場白已為〈古都〉定調為記憶之書，正因為台北是個沒有記憶的城市，過去的生活痕跡都被市儈的都市開發一一塗銷，所以小說家重新漫遊街頭，並追憶年輕時的「四處遊盪猛走」，這些年輕時的漫遊和她台北的重遊交互出現，共同織成敘述者回憶的網路，為台北古都寫下歷史，也留下了個人過往的記憶。

〈古都〉除了對城市記憶失落的哀嘆，還有作者對理想城市的想望，朱天心不斷引用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文字，來暗示她想望中的烏托邦城市（頁201，210，219，231，233），而這一美麗城邦和歷史／現實中台灣或台北之為蠻荒之地互相對照，形成文字上的反諷與張力。這種歷史文本的穿插使台北成為一理想城邦／不毛之地並存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³² 首先她引連橫〈台灣通史序〉所說的「清人得台廷議欲墟其地」，以見清朝統治者對這蠻荒之地的不屑一顧（頁164），又引永曆34年（1680）清廷貝子賴塔寄給鄭經招降書中的一段話，說明清廷對台灣其實興趣不大，只有羈縻之意：「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頁170），³³ 接著便是連橫《台灣通史》卷27〈農業志〉：「土番犴獐，未知耕稼，射飛逐走，以養以生，猶是圖騰之人爾。」至於台北，1697年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形容台北「非人所居」，一百多年後的1874年，沈葆楨以欽差大臣之職來台協辦防務，

32 異質空間借用傅柯的概念，傅柯在“Of Other Spaces”一文提出所謂異質空間的觀念，他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去檢視都市空間的社會意義，發現這些空間並非僅僅是單一的實際地點（place）而是許多不同地點，以及對這些地點所作的各種互相競逐的文化之總和，所以都市空間永遠也都是其他空間（other Spaces）的總和，異質空間是一種活動的烏托邦（enacted utopia），在其中各種真實的位置（sites）同時再現、競爭、翻轉。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986），pp.22-27，引文見頁24。

33 此段文字見於清·魏源《聖武紀》（台北：世界書局，1962）中〈康熙勘定台灣紀〉一文所引。

也還說「台北瘴癘地」（頁177）。舉史為證，不過是說明對台北的不滿，不始於自己，這些史證和朱天心對今日台北城市的不滿，一起合理化了她對烏托邦城市的想望。

朱天心對台北空間的認知是以時間記憶的方式存在的，而她存取記憶的方式，不是故事／情節的展開，而是（偽）百科全書式各種電影、音樂、建築、歷史、文學等等文本的羅列，朱天心所建構的文字城市因此是她不同年代漫遊台北的綜藝集合，所以我們看到：六〇年代瓊瑤電影《菟絲花》、七〇年代伍迪艾倫電影《安妮霍爾》、八〇年代的電影《越戰獵鹿人》、九〇年代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音樂則是六〇年代的披頭四、七〇年代的Candida、The 5th Dimension等樂團。當然，最重要的城市記憶在於一棟棟的歷史建築，重訪這些建築，等於重訪城市的身世，也重訪自己的身世（如果曾經造訪），隨著朱天心的腳步，我們來到萬華龍山寺、雍正年間建廟的福佑宮，二十世紀初期的總督府、中山北路的樂馬飯店、美琪飯店、淡水的清水祖師廟、帝國大學附屬醫院，³⁴ 建於1903年的台灣銀行、大稻埕的第一劇場（今大安銀行）、大茶商陳天來宅邸、辜顯榮宅、江山樓等。朱天心的漫遊別有懷抱，如前所說，她不是班雅明眼中的商品拜物教者，她迷戀的是城市的文化遺物，所以我們隨她走到李臨秋（1909-1979）家，自然想起這位日治時期作曲家的名曲〈望春風〉、〈四季紅〉、〈補破網〉，走到貴德街口就想到林獻堂、蔣渭水的文化協會曾聚集於此，走到霞海城隍廟，浮現眼前的是日人立石鐵臣〈永樂市場小吃攤〉的畫作，³⁵ 而大稻埕的中街讓敘述者想起郭雪湖〈南街殷賑〉的畫作，³⁶ 中正第一分局也和文化脫不了干係，因為這裡是清代秀才

34 按即今台大醫院舊院區，為日本建築師近藤十郎所設計，近藤1904年畢業於東京帝大建築科，1906年來台，任職於總督府官房營繕課，作品尚有建國中學紅樓、西門紅樓、圓山別莊（今台北故事館）等。（來源：國家文化資產網站<http://nrch.cca.gov.tw/ccahome/architecture/architecture>，2010.02.18）。

35 立石鐵臣（1905-1980）出生於台北東門，隨後返回日本受教育，28-40歲之間往來台、日之間，並曾長期居留，1948年因日本戰敗被遣返。邱函妮著，《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台北：雄獅美術圖書公司出版，2004.06），立石為日治時期台灣重要畫家之一。

36 郭雪湖（1908-），本名郭金火，16歲隨蔡雪溪學畫，為台灣彩膠畫的先鋒，2007年獲行政院文化獎，並舉辦百歲畫展。小說家郭松棻為其子。

的考棚，日領之後作為步兵軍醫局，軍醫局當然不能沒有醫生小說家森鷗外在此行醫。³⁷

與電影、音樂、建築同為朱天心所迷戀的，當然還有文學與歷史，兩者都是朱天心的本行。所以在京都，我們看到川端康成名著《古都》中的片斷不時穿插在小說的敘述中，畢竟千重子和苗子這對孿生而命運大不相同的姊妹故事在京都發生，朱天心不僅篇名取自川端小說，敘述過程穿插來自川端《古都》的引文也讓我們好奇，這些和故事情節不盡相關的引文用意何在？是朱天心對大師的致意嗎？還是暗喻著京都和台北也如千重子和苗子有著不同的命運？京都完整的歷史遺跡宛如生長於富貴之家的千重子，而台北則是貧賤的苗子了。或者對川端康成《古都》文本的涉入僅再次證明作者對文化遺產的戀物癖，寧願使小說敘述因引文而破碎，也要將之重寫一番，賞玩一番。又或者藉著文學文本，朱天心要讓我們見證城市的歷史，就如千重子在漫步於京都野宮的路上，看到「《源氏物語》提到過的小小神社如今依然如故——」（頁192）。

在京都，朱天心的敘述者處處遭逢歷史的遺跡，我們也隨之進入了時間的隧道，城市的記憶，這些歷史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敘述者過去多次漫遊的私人記憶互相對照，私人的記憶因附麗著歷史的宏大記憶而更為鮮明生動。³⁸在敘述者向女兒的娓娓訴說之中，讀者也因之偷聽（窺）了她腦海中的大小歷史。首先我們跟隨敘述者腳步來到祇園，當然不會不看到八坂神社和南座歌劇院，以及迎面而來的藝伎，還有朱天心提到的坂東玉三郎；³⁹在京都的圓山公園，櫻花樹下向女兒講述著日本幕府末期坂本龍馬（1835-1867）和中岡慎太郎（1838-1867）的事蹟，而城中的三條河原町就是這兩位革命志

37 按森鷗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在明治、大正時期和夏目漱石同樣著名於文壇。1884年留學德國期間，森鷗外和一名德國女子戀愛，回國後將戀愛故事寫成處女作小說《舞姬》，除小說外，森鷗外也創作劇本，從事翻譯。（來源：維基百科網<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02.18）。

38 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星野幸代雖將朱天心的城市記憶分為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其實偏重討論其私人記憶。星野幸代，〈朱天心《古都》——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對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10.08）。筆者受邀講評星野教授之論文，但本文完成在研討會之前，論述方向也和星野教授不同，特此說明。

39 按坂東玉三郎為日本著名歌舞劇演員，深受京劇影響，幼時已從父親處聽聞梅蘭芳，坂東入行五十餘年如一日，1987年且到北京向梅葆玖學京劇。（來源：<http://big5.ce.cn/kjwh/ylmb/ylsyj/>，2010.02.18）。

士遭難之地；然後就是明治維新西鄉隆盛（1828-1877）的故事了（頁176），而清水寺與醍醐寺則帶我們回到更遠久的戰國時代，這裡有1478年鑄的古鐘和武將豐臣秀吉（1537-1598）賞花之所。（頁207）

京都的歷史知識，突顯了敘述者對台北歷史的陌生，於是回到台北後，她以殖民地圖重尋台北的過去，只有重拾居住城市的歷史和自身成長的歷史，朱天心才能完成她對所住城市與自己身份的認同，異國城市的漫遊原來促成了她對居住城市的重新認識，離開因此是為了回家，歷史遺跡則是回家的路標。朱天心的敘述者來到淡水，發現歷史教科書上所沒有讀過的，原來88年前，這裡的沙崙海灘法國軍隊曾經登陸，並與守軍在林投林中激戰（頁162）；乘車到劍潭，作者引述了《台灣志略》的一段話，說明地名之由來是當年荷蘭人插劍於樹，⁴⁰ 往南到圓山則有日治時期日人十川嘉太郎設計的明治橋（頁165）；⁴¹ 圓山當然也是清代大儒陳維英（1811-1869）構築書齋的太古巢舊址，由陳維英我們想到他歸台後主持的仰山、學海兩書院，也讓我想起清領時期全台各地的書院，這些教化台人的馨宮，自是文化遺產的一部份。敘述者繼續踱步到城南，在這裡遭逢了台北城水利事業上的大事件瑠公圳的遺址，⁴² 瑠公圳象徵了先民開拓的歷史，今天雖然水流不再，我們卻由朱天心的文字書寫回顧了歷史。

這些城市的大歷史，與敘述者成長的私人歷史形成互補，只有私人歷史與大歷史的完整建構，朱天心的城市記憶才算完成。

三、漫遊者與記憶作為一種城市論述

在上文我們嘗試分析了朱天心在上世紀末幾篇城市小說，這些小說的共

40 按劍潭地名的由來眾說紛紜，朱天心此處所引當然只是劍潭地名的傳說之一，小說畢竟不是百科全書，此我所以用「偽百科全書」來說明朱天心小說中諸多知識的羅列。

41 按明治橋後經國民政府改名中山橋，2004年台北市政府以橋阻礙基隆河水流為由將之拆除，似乎應和了朱天心的哀悼，台北是個沒有歷史記憶的城市。

42 瑠公圳為漳州南清人郭錫瑠所鑿，郭錫瑠（1705-1765）本名天賜，幼年隨父自大陸來彰化拓墾，1730年帶領族人到台北拓墾，定居中崙庄，1740年由青潭建圳，引水灌溉台北一千二百甲農地，圳於1749年完工，後經其子續修。參考維基百科網<http://zh.wikipedia.org/zh-tw/瑠公圳>，瀏覽日期2010.02.18。

同特色都是朱天心以漫遊者的角色離家遠遊，涉足世界各地的大都會。然而這些遠遊最終都使她回頭省視自己居住的城市，遠走他鄉似乎是為了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而這種認識捨歷史記憶的追尋別無他途，所以朱天心作為漫遊者並不索奇獵新，而是汲汲於各城市的歷史過往，⁴³她因此成為歷史、文學、藝術、建築、繪畫等文化遺產的戀物癖者。朱天心並不以理論來建構她的城市論述（discourse），她的城市論述建立在她對城市這一文化文本的細細描繪，如同美國學者Wirth-Nesher指出的，現代小說中，城市每被視為文化的文本（cultural text），對城市居民而言，城市是一無法讀遍的文本，城市文本宛如羊皮複寫紙（palimpsest），可以一再刮去重寫，上面佈滿文藝、宗教、政治等等歷史。⁴⁴

法國近代著名的城市建築學者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更指出城市是文明和藝術誕生之地，城市不僅聚集了財富，也聚集了知識與藝術。⁴⁵朱天心以漫遊去發現城市的身世，再以文字去建構她想像中過去的城市和她的烏托邦／桃花源，但論者早已指出，真實城市與文字城市之間的關連是複雜的，不管是居民或遊客，他們所經歷的真實城市總是如一座迷宮（labyrinth），文字城市儘管以真實事物為裝飾，它們和真實城市間也僅是相似而非同一。⁴⁶也許我們可以說，朱天心的文字城市或說她以文字試圖建構的城市論述，無非是她夢想與欲望的一種呈現（presentation），她試圖以追溯城市的身世來記錄自己的身世，來對抗現實中城市無情的遺忘與失憶，然而她的城市宛如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城市，皆出於敘述者的想像。我覺得《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孛羅對忽必略汗說的一段話很可以用來說明朱天心文字城市透露的訊息：

43 Merlin Coverley 在《心理地理學》一書指出，心理地理學的研究發現，漫遊者的心理在水平移動的城市地誌（topography of the city）中會有一垂直移動的軸線，以記憶城市過往的人、事、物，見其 *Psychogeography*（London: Pocket Essentials, 2006），p.14。我以為這一說法可以和朱天心的都市漫遊中的歷史考古癖互相印證。

44 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Reading the Urban Novel*, pp.9-17.

45 Henri Lefebvre, *Writing on City*, trans. Elea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Cambridge: Blackwell, 1996），pp.22-66.

46 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p.9-13.

在城市中猶如在夢中，一切可想像的皆可在夢中出現，但是即使是最不可預期的夢都只是隱藏著欲望與恐懼的畫謎（rebus），城市和夢一樣，都是由欲望和恐懼所築成。⁴⁷

朱天心的恐懼是什麼？是她害怕城市的歷史與過去被塗銷，記憶被遺忘，連同自己個人的歷史與記憶也要隨之灰飛煙滅，於是她的欲望升起，試圖以文字留住過往的歷史與記憶，她仿如波特萊爾筆下漫遊者（flâneur），在巴黎城中走過記憶的巷弄，重訪他想像中的過去場所（loci），「漫步過巴黎街道，將個人過去的歷史和欲望符碼化為一種神話，漫遊者的巴黎市街因此成為我們認知的地圖，藉此我們重建了童年。」⁴⁸ 在此我們只需要將巴黎置換成台北，即可從朱天心的文字城市中重建她的童年，她的過去與記憶。朱天心以文字測繪城市，以語言為城市寫下情節，創造了自己的城市文本。

現代城市人心中塞滿各種事物的表面印象而沒有時間去反省深思，永遠渴望新奇，對重複的事物感到不耐煩，祈盼特立獨行。⁴⁹ 另一方面，現代城市中繁複的人際互動使人無法全面接觸到彼此的性格，城市居民因此面對著一種分裂的人格，看到的只是彼此片斷似的角色，人際關係也是非人化的、膚淺的、短暫的、斷片的，導致一種人際間保留、冷淡、無感的樣貌，沒有了親密群體的情感聯繫，城市人因此也就處在一種失序之中。⁵⁰ 面對城市的失序，朱天心有一種無家的失落感，所以她要漫遊城市，而漫遊意味著離家，離開熟悉事物而暴露在陌生之中，也即無家狀態，⁵¹ 這正是班雅明也視波特萊爾的漫遊者為離家的原型，在群眾中尋求掩護的原因。⁵²

47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trans.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2), p.44.

48 Sima Godfrey, "From Memory Lane to Memory Boulevard: Paris Change," in Mary Ann Caws, ed. *City Images: Perspectives from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Film*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1991), pp.158-167.

49 Don Martindale, "Prefatory Remarks: The Theory of the City," in Max Weber, *The City* (London: Macmillan, 1958), p.53.

50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ly, 1938): 1-24.

51 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pp. 335-376.

52 Walter Benjamin,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3, p.33.

朱天心在〈古都〉和《漫遊者》一書諸篇小說中之所以皆要離家，在巴黎、羅馬、威尼斯、底比斯、京都等古今城市中遊歷一番，才又回頭省視自己居住的城市，原因正如我們在前文指出的，這些異地城市，有如他者，提供了漫遊主體作為一種對照，一種自我的折射與投射，進而使主體真正認識自己。段義孚（1930-）對空間的研究也可以佐證並合理化朱天心在小家中的離家與回歸，他說：

長住一地使我們對此地有熟悉感，但除非我們抽身在外地觀看或省思我們在此地的經驗，否則這地方對我們來說也是模糊的。⁵³

朱天心在漫遊其他城市後，才回頭省思她所居住的城市，重新認識台北的過往。只有如此，她才能消除當初離家遠遊時對這功利、現實城市的不滿和疏離，以漫遊者之身姿尋找台北古都的身世，對她而言，「城市召喚的不僅是她的童年，還有城市的歷史。」⁵⁴

古都台北召喚朱天心的，當然也是她的童年和城市的歷史，而不管是自身的童年或城市歷史，都要透過記憶這一媒介物。朱天心在異鄉城市的漫遊中反思居住的城市，在居住城市的漫遊中重拾故鄉與自己童年的記憶，因此，漫遊與記憶成了朱天心城市論述的方式。但是「所謂真正的記憶必需塑造出回憶者的形象。」⁵⁵對於居住在城市中的人而言，城市是人們對過往的記憶庫，也是傳統和價值觀的容器。班雅明指出，人們的潛意識和夢想都和生活的城市緊密聯結，閱讀城市因此不是細審其景觀，而是深入我們的幻想（fantasy）、渴望、夢境。他從自身經驗指出，巴黎的碼頭、廣場、拱廊商場、書報攤，他徘徊其中的記憶使它們和他生命中的戀愛、激情、友誼等等緊密交纏。這些空間都經由一種想像和夢幻的歷程而產生意義並留存在記憶中。⁵⁶但記憶中的城市永遠無法完整再現，因而我們在記憶中重構的城市僅是一系列零碎意象

53 Tuan Yi-fu（段義孚），*Space and Place*（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77），p.18.

54 Walter Benjamin, "The Return of the Flâneur,"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p.262.

55 Walter Benjamin, "Excavation and Memory," *Selected Writings*, vol.2, p.576.

56 Walter Benjamin,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London: Verso, 1978），p.318.

(images) 的組合，一幅風景，一棟建築的剪影，一處擁擠的路口，一條彎曲的窄巷等。⁵⁷ 論者也指出，班雅明是從過去碎片式的考古中去窺見更真實的歷史的。⁵⁸ 朱天心城市的書寫和班雅明的歷史考古十分相似，城市的歷史身份在她筆下總是以漫遊街道、風景、建築等碎片式的細部描繪來呈現，時間的記憶總是出之以空間的場景或意象，因之朱天心在空間城市的漫遊，是她對過往時間記憶的追索，也是她論述城市的一種方式。

四、結論

本文從班雅明眼中波特萊爾的漫遊者立論，認為朱天心一系列的城市書寫，雖然借用了漫遊者的形象，但和十九世紀巴黎的漫遊者不同，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是商品戀物癖者 (commodity fetishism)，朱天心的漫遊者卻是文化遺產的戀物癖者 (bric-a-brac fetishism)，她從城市這些文化古董之中追索城市的身世與歷史，再重建自己的個人身世與歷史。

而她對居住城市的不滿與疏離，促使她從城市出走，她的漫遊因此是佛洛伊德的無家狀態，只有經由離家遍歷他鄉各大都市的歷史與文化遺跡，朱天心才能回頭重尋她居住台北城市的身世與歷史，並且重拾自己成長的歷史與記憶，城市記憶與自我記憶因而同步完成，大歷史與私人歷史合而為一。

經由城市的漫遊與記憶的書寫，朱天心有意無意間建構出一種城市論述。城市作為一種論述實即是語言，城市居民以此與其居住、漫遊的城市侃侃而談。朱天心的城市論述不是出之以系統的理論，而是以漫遊者的形象滔滔不絕向我們訴說她如何從異鄉而故鄉，從空間而時間，從出走而回歸。藉由異國城市和台北之間的參差對照，今昔對比，朱天心建立起她自己的城市觀，她的城市不是醜陋、商品化、功利性的現代城市，而是寄託想像、記憶、文化遺產的古都，一座心靈的故鄉和烏托邦城市。

57 Yingjin Zhang,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p.3.

58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Cambridge: Polity, 1996), pp.70-78.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丁庭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
- 伊爾文·史東（Irving Stone）著，余光中譯，《梵谷傳》（台北：大地出版社，1990.03）。
- 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05）。
- 朱天心，《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0.11）。
-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
- 法布爾原著、黃盛璘譯，《法布爾——昆蟲詩人的一生》（台北：台灣東方書店，1993）。
- 邱函妮著，《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4）。
-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著，張琰譯，《朝聖》（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9.04）。
- 郝譽翔，《情慾世紀末》（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08）。
- 楊澤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
- 蔡勇美、章英華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
- 鄭明嫻編，《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11）。
- 魏源，《聖武紀》，（台北：世界書局，1962）。
- Baudelaire, Charles. *Oeuvres complètes I*. (Paris: Gallimard, 1975.)
- Benjamin, Walter.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Verso, 1978.)
- Bridgwater, William and Seymour Kurtz, eds.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67, 3rd ed.)
- Calvino, Italo. *Invisible Cities*, trans.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2.)

Coverley, Merlin. *Psychogeography*. (London: Pocket Essentials, 2006.)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in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Gilloch, Graeme. *Myth and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Cambridge: Polity, 1996.)

Godfrey, Sima. *City Images: Perspectives from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Film*.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1991.)

Jameson, Frederic.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s: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BFI, 1992.)

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Leon Roudiez, ed. (Oxford: Blackwell, 1971)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Lefebvre, Henri. *Writing on City*, trans. Elea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6.)

Leo Ou-fan Lee.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8)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6.)

Neal, Arthur G.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i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

Weber, Max. *The City*. (London: Macmillan, 1958.)

Pike, Burton.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1)

Solnit, Rebecca.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New York: Viking 2000.)

Solnit, Rebecca. Tuan, Yi-fu (段義孚) *Space and Pla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77.)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Wirth-Nesher, Hana. *City Codes: Reading the Urb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2)

young Robert,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 Routledge, 1981)

Zhang, Yin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

二、論文

方婉禎，〈文字的城市——從王幼華、黃凡窺探八〇年代都會情境〉，《問學集》10期（2000.10），頁19-33。

杜國清，〈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Taiwan Literature* 6, (1999.12) :a7-a11.

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25期（2009.07），頁179-204。

Benjamin, Walter. “The Return of the Flâneur,” *Selected Writings*, vol.2.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3.

Benjamin, Walter.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lected Writings*, vol.3.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3.

Benjamin, Walter, “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Selected Writings*, vol.4, p.21.

Benjamin, Walter, “Excavation and Memory,” *Selected Writings*, vol.2, p.576.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1986), pp.22-27.

Wirth, Louis.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ly, 1938, pp.1-24.

三、報紙文章

詹凱苓，〈浪漫滅覺的轉折〉，《自立早報·副刊》，1991.01.06-07。

四、其他

White, Jonathan. “How Must the Flaneur Change in order to Read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es?” 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城市與海洋：都會、移民、記憶與想像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稿，2010.10.16-17。